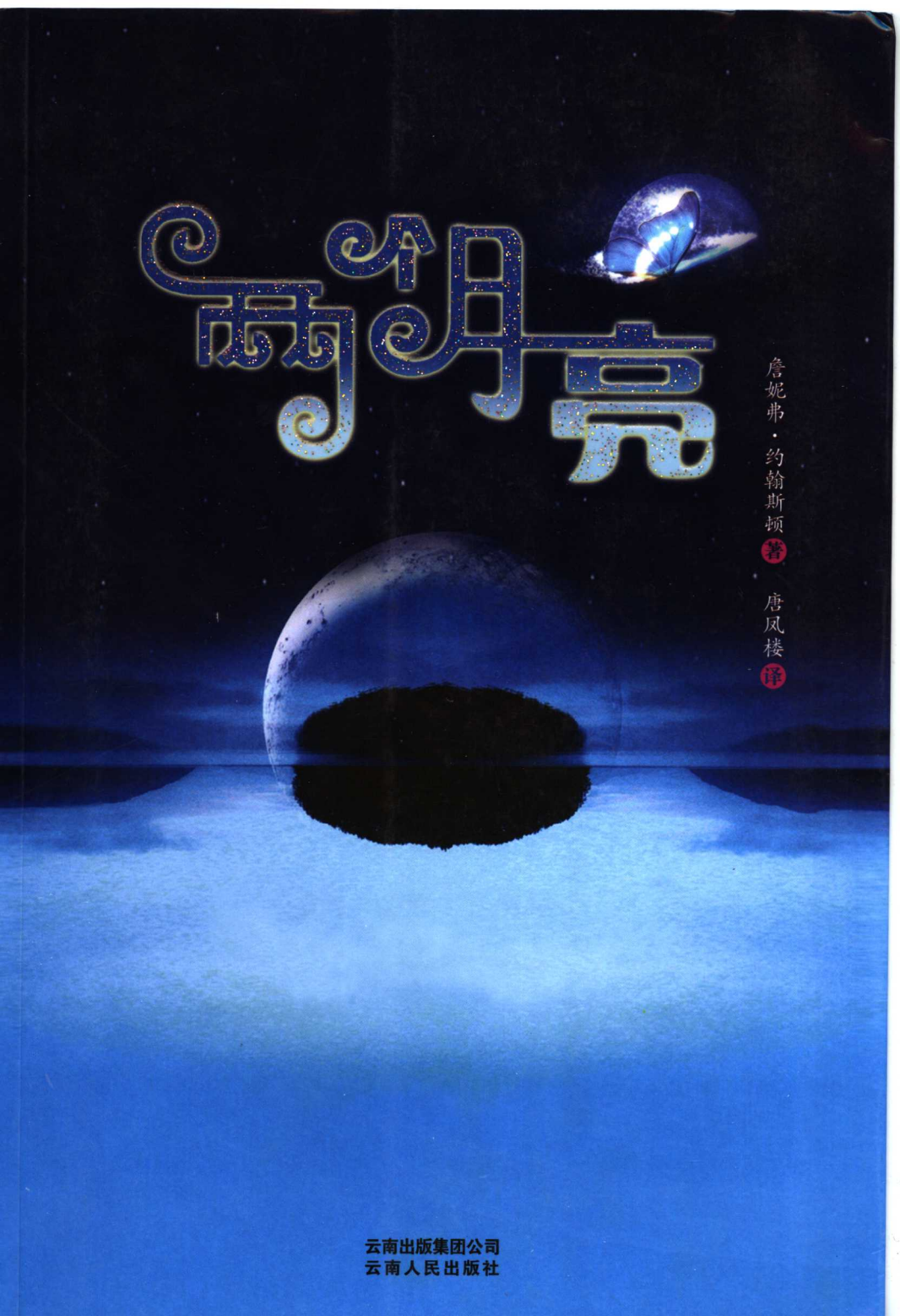


两个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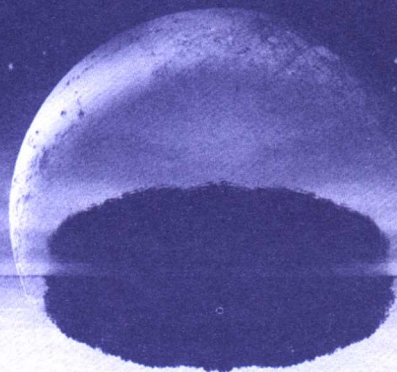
詹妮弗·约翰斯顿 著

唐凤楼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两个月亮

詹妮弗·约翰斯顿 著 唐凤楼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月亮 / (爱尔兰) 詹妮弗·约翰斯顿著; 唐凤楼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8
(爱尔兰文学丛书)
ISBN 978-222-05012-9

I. 两… II. ①詹…②唐…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765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06-004

Copyright©Jennifer Johnston,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责任编辑: 钱 雯

装帧设计: 窦雪松

责任印制: 施建国

书 名	两个月亮 (爱尔兰文学丛书)
作 者	(爱尔兰) 詹妮弗·约翰斯顿 著 唐凤楼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012-9
定 价	15.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作者简介

詹妮弗·约翰斯顿 (Jennifer Johnston)，爱尔兰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930年1月12日出生在独立后不久的爱尔兰，父亲是著名剧作家丹尼斯·约翰斯顿 (Denis Johnston)，母亲是著名演员兼导演希拉·理查兹 (Shelah Richards)。现居英国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郡。她在许多作品中都涉及到20世纪昂格鲁爱尔兰新教派的消亡。其真实贴切却不失幽默的写作手法，深受英国、爱尔兰读者的喜爱。主要长篇小说作品有：《How Many Miles From Babylon?》(《巴比伦有多远》1974)，《两个月亮》(《Two Moons》1998)，《这不是小说》(《This Is Not A Novel》2004)，《格莱丝的真相》(《Grace and Truth》2005)。

1977年，以《我们肌肤上的阴影》(《Shadows of Our Skin》) 获布克文学奖 (The Booker Prize) 最佳小说提名。

1979年，以其长篇小说《老笑话》(《Old Jest》) 获英国维特布莱德文学奖 (Whitbread Prize) 最佳小说的殊荣。



译者简介

唐凤楼，上海人，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外文协会、中国世界电影学会会员。曾在上海影协和上海作协《收获》编辑部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80年代初，辞职经商，从事与欧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译者下海经商前曾勤于笔耕，发表过数百万字的翻译、创作及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翻译及与他人合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上海》《大地》等，电影文学剧本《东京的故事》《窈窕淑女》《最好的人》《金色池塘》等；创作的作品有中篇传记文学《我和阿诗玛的悲欢》及小说《阿齐》《离婚》和《斯苔拉的爱情》等。



大家都管她叫咪咪。

她的真名叫埃丽诺。这个名字她从未能用过，所以当牙牙学语时的格莱丝对她把妈咪叫成咪咪时，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

她在年轻浪漫的时候总会对邻里街坊用法语说：“就叫我咪咪。”

这总是让格莱丝心里难受。尽管她那时还是孩子，但母亲的这种行为方式令她忍受不了。

如今，母亲已成了个影子。仅仅她的名字还能使人想起她曾在这个世界上愉快地像个大人物似的生活过。

人们现在算是了解了她。

事实上，她时而会纳闷，在她最后的几年里，她已成了隐身人，她的身体慢慢地随着光阴逝去。

她喜欢光。她总是坐在明亮的窗子旁，或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坐在花园里晒太阳……当然，不能有风，不然她就会被风刮跑。她也许希望身上能系着点儿阳光，使她有时能重新让人看得见。

1996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她屋子的起居室的窗外，她已经无法应付折叠躺椅的柔曲，于是坐在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上，双手搁在大腿上，俯视着慢慢地向着海边延伸的花园。在她背后，艾伯丁玫瑰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活力朝她卧室的窗口爬去，使她沉浸在甜蜜的玫瑰花香之中。

阳光照耀着明净的海水。远方，通向英国的汽车摆渡向着海天交融处伸开去。

在屋子的某个地方，什么人在走动，并发出悦耳的声响。

咪咪还记得，她并不欣赏走动或是打扫的声音。但如果有她喜欢的声音的话，那必是洗窗帘、烫衣服或是擦铜器所发出的声响。

她曾经擦过铜器吗？她的思绪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一会儿，断定可能没擦过。

我敢断定假使我想做的话，我可能会擦的。她大声说。

她觉得有人在用吸尘器。

不会是格莱丝，不可能是格莱丝，格莱丝在干着别的。

自从他去世以后，许多年来，她总是会想起他，但这些日子她却无法回忆。屋子里到处都有他的各式相片，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她随时都可重新记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她设想着如果再见到他，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万一再见到他呢，他肯定和当年是两番光景了——他应该已经得道成仙了。其实她是真的不想再遇见他的。就是这么想一想，都会使她脑晕头痛。

她又在想是谁在用吸尘器。噪音越来越近，也可能是架飞机在飞过来。

真的可能是飞机。那玩意能把人运过去，又能把人带过来。

如今环游世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想拓展他们的视野？

她笑出声来，而转念又觉着自己的想法太过分。

格莱丝自己不就是这么来来去去的么。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她都是在往外跑。

她经常去伦敦，但那不能算是出远门，从时间上看就是过条街而已。因为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到都柏林北区也得花这么点时间。格莱丝就像海鸥，经常飘洋过海。她去过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是个到处旅游的女人。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并不想开玩笑，是脾脏使我这么做的，这东西让我想起了本杰明。

我真的不想变成脾气古怪的老女人，发脾气会伤及肝脏，我到死也得好好地保护肝脏，不能受污染。当然例外还是难免的，难得喝上几杯威士忌，或者是好喝的丘隆河葡萄酒^①，如果走运的话还可以在圣诞节喝上两杯香槟。

凝视着在有坡度的草坪上摇晃的树影，她在想她和本杰明不一样。

他的草坪总是那么完美，其间不会有枯萎的雏菊，花床中看不到

① 丘隆河葡萄酒（Cotes du Rhone）：产于法国里昂南部。

一根杂草。他的篱笆也总是修剪得整齐有序。

可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花园，她心想。我就是喜欢有条不紊中带有一丝杂乱的因素。

这时从花园那头隐约走来了一个人，她摇了摇头，想把那儿可能有的阴影都摇晃掉。但那个人还是继续穿过雏菊丛生的草坪走了过来，他前面的影子又短又黑。好像这个地方是他的一样，她这么想着。

他一定是翻过本杰明家花园的篱笆进来的，现在已经没人再去把那篱笆修剪成齐刷刷的三英尺高的围墙了。

莫非他是格莱丝演艺圈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他的穿着就不像是个银行经理之类的人。

这人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田径服，一个小圆帽压在他那头浓密的黑头发上。

要不他是个迷了路的游客吧，老妇人继续猜测着。

他朝着她径直走了过来。现在她可以看清楚他脸上的笑容了，还有他那双乌黑的眼睛。

也许是美国人吧？以前她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人。

看着他伸过手来，她赶紧费力地站了起来。

“不用客气，请别站起来！”

他嗓音低沉，但听上去挺悦耳。那一丝外国口音让她认定了这个并不是美国人。

于是她伸出手去同他握了握，而他则在她手背上轻吻了一下。

他的嘴唇很温润。一想到自己竟然有这种意识，她的脸颊蓦地泛起了红晕。

“您别紧张，吉邦太太，”他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又把手松开，“没什么的，您就是吉邦太太吧？”

“是的，我……”

“那太好了，以前我总犯错，尽管我并不想出差错。这回都对了。”

她盘算着这个人会不会是那种混进你家里装着要买家具的人，他们会先出很高的价钱买下一两件不值钱的东西，然后给你哼个小曲

儿，使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下其余所有的东西。她看过关于这些骗子的电视节目，可他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外国人，并不像什么罪犯。

“我们好像认识。”

他摇了摇头，接着迅速地从她身后拖来一把雕花的铸铁椅子。

“我能坐这儿吗？”

他把椅子搬到她身旁坐了下来，并正视着她。

“我们不认识，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可是您要认为这样不妥的话，也不用勉强。总之，我不会做您不喜欢的事情。”

“既然你知道我，那你也该告诉我你是谁呀。”

陌生人站了起来，朝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波涅法契奥·迪·朗加罗^①愿为您效劳。波涅法契奥中的CI发CH音，和Cheese^②，Church^③以及Cheetah^④中CH的发音一样，不过我想您可能知道。”说完他又坐下。

“你不会是为什么慈善机构工作的吧？是想筹款？还是普度众生？还是搞其他什么慈善名堂？我可不会给慈善会捐钱，我的灵魂安全着呢。”

“我向您保证，我可不是为那些事儿来的。”

“我的家具现在都已经归我女儿所有了，先让她继承了财产还是明智之举，她可不会情愿付什么遗产税……”

他隔着桌子把手向她伸了过去：“吉邦太太，请您相信我。”

他的嗓音里带着异域风情，那双黑眼睛则深不可测。

假如，假如我现在只有二十岁，或者年轻三十岁的话，我不就可以像以前那样笑着朝他靠过去，再用法语说“我的名字叫咪咪”了。然后笑着逗他说这不过是我们之间的小游戏罢了。我会在他深邃的眼神里迷惘一阵，那将会是种怎样无比美妙的乐趣啊！

本杰明的影子又出现在她眼前。

她回忆起本杰明，她的这些美妙奇想，从来就没让本杰明高兴过。

① 波涅法契奥·迪·朗加罗（Bonifacio di Longaro）：意大利男性人名。

② Cheese：奶酪。

③ Church：教堂。

④ Cheetah：印度豹。

“您在笑呢。”

“是啊，我问你，你是怎么走进我的花园的？”

“我从海那边来的，就这么一跳，一蹦，再一个翻身就到了这里。”他用手朝海边夸张地比画了一下。

“那你可真是健壮，因为只有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才能从山那头过来，跳啊蹦的而不用担心身子骨会散了架。我可是有很多年都不能这么做了。如今大伙儿都是开着车过来的。”

他笑着摇了摇头，“哦，吉邦太太，我可不开车。”

当然了，他是个外国人嘛。

“你来到我的花园里，不，确切地说是来到我女儿的花园里，我想你最好还是如实地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我觉得你心地不坏，看上去也像个好人。”

他扑哧笑了起来，“承蒙夸奖。这么说吧，吉邦太太，我其实是个天使。”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格莱丝和波莉总对她说，她的耳朵开始背了，要么就是她无法集中精力跟她们聊天。事实上她们说的话大多都枯燥乏味，或许真的是她的思绪飘忽不定，而她又不能对她们直说。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她说着一倚着桌子往前凑近了一点，为了能听清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是天使。”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天使们不都长着翅膀吗？”她这么问，是想不出还能说些其他什么的。

“只有画里的天使是长翅膀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想啊，那些画家得把凡人和仙人的形象区分开来，给天使安上翅膀就是条捷径。没错，翅膀在画里看着是漂亮，可真长在身上的话那多没劲啊。你想想，要把一个大活人带上天，那翅膀得大到什么程度？还有，长着这么一对大翅膀，衣服又怎么穿上呢……而光着身子到处跑好像又不太妥当，您说呢？”

“没准会被抓起来的。”

“还有那些羽毛，真让人受不了。我对花粉过敏。”

她听着笑了起来。

能把她逗笑了，他感到很得意。

“你的大名是波涅法契奥？”

他点点头。

“很好，波涅法契奥，就算你是天使，就算你说的都没错，那你大老远跑到都柏林郊区的多尔奇镇^①来干什么呢？”

“我是来看护您呀。”

“看护我？为什么？我可不需要谁来看护我。我在这儿被人照顾得很周到，而且我自己也能照料自己，上下楼梯也都小心着呢，我从来都不在床上抽烟。”

“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来照顾您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我是来给您做个伴儿的。”

他的一番话，让她沉思了好一会儿。

“我是不相信上帝的，”她终于开了口，“对于上帝的说法我实在不能苟同。”

他向她摊开双手，一个典型的欧洲大陆的姿势，她心想。

“我没跟太多人提起过这事儿……嗯，实际上我已经不再说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跟谁都没关系。自从我不再信奉上帝以来，发现生活不那么混乱了。我这么说没有使你不高兴吧。”

她不安地窥视着桌子对面的陌生人。他像只鸟蜷缩在冰冷僵硬的椅子上，样子看上去挺可笑。要是他继续在花园里待下去的话，她心想，就得去给他找个舒服点的椅子。不过也没关系，天使是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他摇了摇头：“夫人，您没有让我不高兴，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相信或者不相信某件事。我来这儿的原因并不是要改变您的思维方式。您看，有时候我们去看望一些人，他们却无法与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只能悄悄地陪着他们走一会儿。像您这样超脱的人有一些，但并不多。”

① 多尔奇镇（Dalkey）：都柏林南郊临海小镇。

“这是好事吗？”她问。

他又用手比画了一下。

“你说的‘走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她接着问。

“谁知道呢？”他笑着说。

她对着他朝海面看去，驶往英国的轮船已经开得不见了踪影，大海上空的乌云开始层层地堆积起来。

“你就叫我咪咪吧。”她说。

屋子里吸尘器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她直起身子把重心移到双脚，然后伸了伸腰，坐了那么久，都快让她肌肉僵硬了。

“跟我到花园里面走走吧，我得不时地晃晃我这把老骨头，你也可以接着跟我说你到底是谁。我可随时都会叫你从我面前消失的。”说完，她拄起拐杖小心翼翼地走下通向草坪的三级台阶。

格莱丝用钥匙打开了门。

啊，好儿子！在你的疯狂的热焰上，浇洒一些清凉的镇静吧！你瞧什么？^①

她大声地朗诵着。

“你在看什么呢？”吸尘器的噪音打断了背诵莎士比亚台词的声音。

基督啊！是楼上发出的叫声。

今天星期几啊？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肯定是该死的星期四。奥布莱恩太太星期四是不会来的。

“谁在上面吸尘啊？”她大声地对着楼上喊。

如果今天是星期五，我就浪费了一天，宝贵的一天没有了呀！哦，善良的孩子……

吸尘器的声音打住了。“嗨，妈妈，”是波莉的喊声，“就我一个人，我马上下去。”

我以为你在伦敦呢。我真不想听到你在这儿吸尘，至少不是现在。我可没剩下几天宝贵的日子了。

格莱丝，这些话还是别说的好。要微笑，再微笑。

① 为《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后、哈姆雷特母亲的台词。

她穿过走廊，来到厨房，一边走一边练习微笑。

她把水壶加满了水。

唉！你怎么啦？为什么你把眼睛睁视着虚无，向空中喃喃说话？
你的眼睛，眼睛。^①

她把水壶放到炉灶上，然后点燃了煤气。

你的眼睛里射出狂乱的神情。你的眼睛，眼睛。^②

波莉走过来搂住了她的脖子，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她脸上仍带着微笑，“哦，宝贝儿，见到你真高兴。你怎么来了？”

“我这几天休假，所以想来陪陪妈妈。”

“我讨厌别人叫我妈妈。”

“您在开玩笑吧。”

“不管是不是开玩笑，反正我听了不舒服。”

“看到我肯定开心吧？”

“当然高兴。可你别指望我会怎么照顾你，我现在只吃煎蛋饼过日子。要是你早点告诉我你要来，也许我会……”

“哦，天啊！之前我已经忘了告诉您，您还好吧？”

格莱丝耸了耸肩膀，“晚上还好。你干吗这么一个劲地吸尘？”

波莉踱到房间的另一头，没有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格莱丝心里想，她肯定是要带什么人回来。对，要带个……男人回来。肯定是个在银行工作的温文尔雅的英俊小伙子，他家里肯定是一尘不染，空气里也弥漫着家具光亮剂的味道。他母亲肯定从来没有去看过《哈姆雷特》。

但是我得先喝了茶再说。

“咪咪到底在干吗？”

波莉凝视着窗外，“母亲，你看。”

“我沏好茶之前什么都不想看。”

格莱丝拿过茶壶把冒着热气的开水倒了进去。

“快来看呀。”

①②为《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后的台词。

格莱丝走到水槽边，透过窗户，她看到咪咪站在花园深处对着天空在说着什么，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格莱丝忍不住大笑起来。

“怎么这么好笑？”波莉问。

“唉呀，你怎么啦？看来你真的眼大无光。快去跟她打声招呼，要温柔点，没准她也想喝上一杯热茶呢。哦，趁她还没过来，你最好告诉我今天谁要来。”

波莉朝外婆看了看，好像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一样。

“我想你不会介意谁来的。”她回答说。

“可我很想知道。”

两个人都沉默着，波莉在组织合适的用词。

“他可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真的。我知道我喜欢过的男人您从来都看不上眼，可是……”

她用手指搔了搔鼻梁，看着窗外明亮的花园。外婆正开心地笑着，拄着拐杖对着长满了鼠尾草的篱笆笑得东倒西歪。

“其实我从来都没讨厌过他们，”格莱丝认真听她说，“我只是觉得他们都配不上你。”

“咪咪是不是完全痴呆了？”

“别跟我扯开话题。”

波莉叹了口气，“保罗跟他们不一样。”她突然抓起母亲的手，似乎想打断她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对的，我得承认你过去是对的。回想起来，我只好这么对你说了。”

“你是说保罗？”

“是的，保罗·海明斯的确与众不同。可惜他也是演员，所以……”

她慢慢地挪向门边，“我去叫咪咪。”

水壶上的汽哨响了，格莱丝伸手关掉煤气，“叫她来干吗？”

“那样你们俩就有话题聊了。”波莉走过光线暗淡的走廊，朝花园走去。

格莱丝往茶壶里扔进两个茶包。

她恨自己，她恨茶包，这时她甚至连波莉都恨。

可要是把那个保罗也一起恨上就没什么道理了。

至少现在还没有理由去恨保罗。

“咪咪。”波莉的声音透过阳光飘了过去。

咪咪没有回答，她向来都不理会别人的招呼，她想过来就过来。

“我母亲在泡茶呢。”

格莱丝拿出几个茶杯放在桌上，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又从食柜里拿了些饼干。想了想又把饼干放了回去。

波莉回到了屋子里。

“我真的没兴趣聊天，”格莱丝说，“至少现在不想。我……我只想跟乔特鲁德^①单独在一起。”

“别担心，亲爱的，他会理解的，他是个演员。不过，咪咪看起来只是一个劲地自说自话，您难道不担心吗？”

格莱丝叹了口气，“我是担心的……可是，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除了乔特鲁德再也没办法想别的什么事了。我想你应该……”

“没事儿。他人挺好的，他还能听您念台词，帮您做点提示呢。”

“有时候你还真叫人头疼。”

她们听到咪咪的拐杖在走廊的地板上敲击的声音。

“不过就是几天的工夫，我只有一星期的休假。我想到康纳玛拉^②或者类似的地方转转，我们能不能……”

“不行，你们不能用我的车。把茶倒上，乖女儿。咪咪，我们在厨房里。那他什么时候来？”

“谁？”咪咪一进门就问。

“过来坐吧，亲爱的，我刚沏好茶。”

她给母亲拉出一把椅子，“波莉的朋友要来住。”

“是个男人？”

“是啊。”波莉一边回答一边将茶杯推过去给在对外面的外婆。

“您不反对有男人来家住，是吗，咪咪？”

① 乔特鲁德：丹麦皇后，哈姆雷特的母亲。

② 康纳玛拉：(Connemara)爱尔兰西北部。

“有没有对我都一样。”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坐进椅子上。

“不过今天来的这个男人你会喜欢，我敢保证。”

格莱丝端起茶杯，“我得去把鞋脱了。你还没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到呢。”

“明天。我告诉他我会去机场接他的，我可不可以……”

“不行。”格莱丝说着走了出去，“明天我可忙着呢。这车不会闲着，波莉。我老了，没法再上蹿下跳地乘公交车了。你得自己叫出租车去接那个谁来着。”

她上楼的时候听到咪咪对波莉说：“我希望他能像花园里的那个一样好。”

波涅法契奥。波涅法契奥。

瘦骨脸。瘦骨脸。瘦骨脸。

CI的发音和Cheese, church, cheetah的“ch”一样。

我想我还是叫他瘦骨脸吧，这名字和他挺般配。稍微黑了点，可那是因为他是意大利人的缘故。

我喜欢那样子，我喜欢这种感觉，有个性感迷人的伴儿陪我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管他多黑呢。

我倒不是真的在乎他性感不性感，我就是想要个人来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而不仅仅是个影子而已。

即使是个有重量的影子。一个八十岁的影子，哈哈。

“咪咪。”

咪咪定睛看去。波莉隔着桌子与她对面而坐，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烟头冒出的烟袅袅上升。

“我以为你在伦敦。”

“是的，不过这几天我休假。”

波莉的一头金发更亮了，柔柔的发卷也比咪咪先前看到过的多了。

“你染发了吧？”她问。

“这叫挑染。”

“现在跟从前都不一样了。可我喜欢保持原样，我喜欢知道自己处于一种什么状况。我发现要记住别人的样子可不容易，比方说你外公吧，如果在街上碰到他，我就不一定会认出他来。”

波莉使劲地吸了口烟，“你会认不出来的。什么人在花园里呢？”

咪咪看上去有点迷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刚才说……我希望他和花园里的那个一样好。”

“啊，是啊，”她外婆说，“我是这么说过，可我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笑了。

楼上传来格莱丝乱扔鞋子的声音。这一点不稀奇，她生来就会乱扔鞋子。

这时她想起来了，“瘦骨脸。”她说。

她看着外孙女身后的窗户，落日西沉，把大半个花园留在阴影里，而另一半仍然是刺眼的绿色。花园里空荡荡的，别说是天使，就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凭空编造了这一章节。

“是个梦啊。”她大声说道。

波莉没答理。

“又或许是……”

格莱丝穿着件毛巾针织睡袍走了进来，“我要赶在太阳下山前去游个泳。咪咪，波莉，听到吗？我要开车去了。”

“水肯定很凉。”

“你怎么变得像个十足的伦敦人，难道忘了自己家乡的海水啦？咪咪？你想坐我的车出去兜风吗？”

“好吧，我跟你去，我会坐在岩石上欣赏你游泳。”

尽管太阳加快了落山的步伐，大片的阴影朝海边压来，海滩上仍然不乏戏水的小孩和狗。格莱丝仰面躺着注视着天空，任由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她，而她的头发在水面上飘来荡去。

她对着天空大声地朗诵起来。

一桩祸事刚刚到来，又有一桩接踵而至。雷欧提斯，你的妹妹掉